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東協」五國相互關係之回溯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8301_22(4).0004

問題與研究, 22(4), 1983

Wenti Yu Yanjiu, 22(4), 1983

作者/Author： 羅石圃

頁數/Page： 33-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3/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東協」五國相互關係之回溯與展望

羅石圃

由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或「亞西安」，以經技合作、文化交流為宗旨，在成立之初，不但越南抨擊它只是美國在此一區域的傀儡，必將隨美國勢力的撤退而消沉；連觀察家也認為此五國在經技方面，既都屬開發中國家，倘不爭取外資投注與技術轉移，無法由相互合作而求得發展。何況五國之間又有宗教與民族風習等的歧異，及列強統治時代所遺留下的國界等糾紛，在各國內部共黨滲透份子挑撥下，很不容易以王帛化干戈，此一區域組織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謀求團結合作，在相互關係上的成就如何？回溯過去，即可獲得答案，並可展望其未來的發展趨向。

(一) 成立的背景

一九六七年八月，正當美國在越南協防之際，共產國際對東南亞輸出的戰爭，雖已由華府依據「東約」義務在印支加以防堵；惟泰共、馬共既仍能獲得外援而擴大叛亂顛覆活動，菲共亦已組成「新人民軍」聽從中共的支使進行武鬥奪權，且將外圍組織伸入了學府並以在野政客為其同路人。印尼在「九卅」政變流產後，印共雖已被撲滅，惟其殘餘份子仍在北平建有流亡組織，其親俄派亦在新德里由俄援而有地下組織形成，都企圖重回國土而死灰復燃^①。在此情況下，如果經社建設不前，其所形成的流亡載道，勢必會被共黨裹脅而壯大其叛亂武裝，及製造風潮以破壞社會安寧，故當時各國政府無不為此憂惶。這便是「東協」宣告成立的主要時代背景。

「東協」五成員國雖屬一致反共，但對內對外及對中共、蘇俄和河內的立場並不盡同。泰、菲為「東約」會員國，當時都有美軍基地，且都參加了越戰；大馬雖對內剿共，但對越共的態度則有保留，認為在南越變色後，河內為了戰後建設，亦只有與鄰

註① 「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一·廿六廿七連載，卡諾(Stanley Karnow)撰。

邦謀求和平共存。面積和人口都佔其他四國總和一半以上的印尼，又以蘇哈托執政未久，爲收拾狂人蘇加諾所遺留下的滿目創傷、百端待復，雖堅決反共，但斷不敢輕言對外用兵。新加坡亦以防衛力量單薄，其反共也不願以兵爭。

「亞西安」成立之初，面對越戰如火如荼，明知一旦印支三邦沉淪，共產國際所掀起的赤浪，必將與各國共黨所形成的赤浪滙流；其所以不敢結爲軍事聯盟，加以阻禦，乃鑒於在軍事上已有華府所承擔的協防，且已在印支加以阻擊。「東協」爲了謀求經社建設的加速發展，俾由社會繁榮而達成和平安定，故在宗旨上，只標明謀求成員國經技團結合作及文化交流，並不涉及軍事同盟。

不過「東協」能於此時組成，在當事的東南亞，確屬排除了萬難，從而奠立了保衛自由的穩定基石。在此以前，五國的爭端迭起，其所造成的關係緊張，幾乎已經達到了熱戰邊緣。這對各國共黨所進行的顛覆叛亂活動而言，正是挑撥煽動的大好時機；更可藉民族愛國戰爭，作爲階級鬭爭篡奪政權的掩體——抄襲中共參加抗戰的故技。至「東協」組成後，五國之間的前嫌漸釋，雖尚未達成經技團結合及文化交流的全程目標，但已走上了朝向此一目標的道途，可見致力促成此一區域組織的五國領袖們，確實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與過人的氣魄與毅力。而印尼總統蘇哈托，又居功最多。

(二) 印尼在「東協」的地位

在「東協」五成員國之中，以擁有人口一億二千萬，及面積一百九十萬方公里的印尼份量最重，再加上戰略地位鎖鑰兩洋，及蘊藏物資豐富，都爲東南亞其他國家望塵莫及。如果在獨立後領導得人，埋頭開發，爭取國外經技促使經建發達，並且協和鄰邦，印尼即不難成爲此一區域國家的馬首。無奈蘇加諾在爭取印尼獨立過程中，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雖已贏得眾望所歸而成爲首任總統，惟以急於在東南亞建立霸權，遂墮入了中共指使印尼共黨所安排的圈套之中。蘇加諾政府爲了阻止位於婆羅洲的沙勝越及沙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不僅公然與吉隆坡化友爲敵，且甘讓北平支援印共在東馬從陸海空三方面地下進軍，協同馬共掀起叛亂烽煙^②，以致造成了馬印關係的水火，新、菲兩國鑒於北平與蘇加諾暗作平分東南亞勢力範圍的安排，並以耶加達爲此一區域海域的霸主，也都對印尼視同蛇蝎^③。

蘇哈托於平定「九卅」政變後接掌了印尼政權，在處理國內由蘇加諾所遺留下的諸般難題之際，迅即在外交上以謀求睦鄰爲首要課題，他與大馬首相拉曼互訪從而改善了印馬關係。其態度的謙冲與反共立場的堅決，與企望聯合鄰邦共同保衛自由的誠意

^{註②} 「印尼九卅政變真相」，《共黨問題研究》第七卷第八期，張允德譯，原著人——阿諾德·布瑞克曼(Arnold C. Brackman)。

^{註③} 芝加哥《太陽報》，一九六五、一、十八。

及其在外交上偏向西方的作爲，更贏得了鄰邦朝野的信任。這便是「東協」籌組時的動力主要來源，當然也正適合其他四國的需求，所以新、馬兩國都願意暫時拋開種種猜忌及千頭萬緒難解難分的諸般問題，一致決定加入此一組織。他如菲、馬之間的沙巴主權之爭，和泰、馬之間的泰南四府馬裔回民的分離運動^④，雖都是「東協」籌組當時的阻礙，但並未妨礙此一區域組織的誕生。

誠然，在東南亞無論人口與土地面積都居於其他國家之上的印尼，能夠斷然擺脫共產集團的利用，從反美而與美國在此一區域的盟邦聯盟，華府當然樂觀其成，「東協」爲了顧慮引起赤色集團的益加敵視，不但並未容許美國介入，且表明了不涉及軍盟。不過俄越中共仍然不斷抨擊它爲「東約」的延伸，是美國的僕從傀儡組織，且表明將予粉碎，此是否出於恫嚇的空言？實際上當時在五國內部或有共黨潛伏滲透或則叛亂猖獗，且五國之間更有領土及宗教等爭端，倘不善加處理，則「東協」組織亦可能因共黨叛亂或彼此內鬭而趨於瓦解。

(三) 沙巴主權之爭的來由

一九六八年——「東協」成立的第二年，菲、馬爲了沙巴主權之爭，曾使兩國關係惡化到了將以干戈化玉帛的邊緣，幾乎造成了這一年「東協」年會的流產，所幸其他三成員國的從中竭力斡旋折衝，終於促成了兩國恢復舊好，不過仍然留有盪漾的餘波。當時有出生菲南移入沙巴，在抗日時期又回返菲南率領當地回民抗日有功，其後在沙巴當選首席部長的穆斯達發，爲了報復馬尼拉索討沙巴主權，不惜支援菲南回民分離運動，除供給訓練基地，作爲中東回教國家軍援轉運站而外，並撤銷菲馬海上緝私合作。菲方巡邏船舶在失去了沙巴立足點以後，菲南的海上門戶即已大開^⑤。

中共援助菲共「新人民軍」的械彈，即多半是經由私梟船舶由菲南海域走私而來，其他的走私貨品，也大多以此一海域作爲偷越菲方海關的門戶。又由於印尼所屬的沙里曼丹與東馬的沙勝越毗連，以致印共與砂共都以其交界的山區作爲武裝基地，北平所利用的私梟船舶亦乘此菲南海域門戶大開時機，經常將人員械彈輸送印共、砂共，並往來於菲共之間^⑥。耶加達面對菲馬沙巴主權之爭所形成的菲馬海上聯合緝私解體，也備受災殃，遂不能不本着「東協」的團結合作精神，從中疏解。其後大馬爲調開造成與非律賓關係緊張的核心人物穆斯達發，將他從沙巴首席部長擢升爲國防部長。他拒絕受命後，又在大選中落選。一般多認爲

註^④ 「泰馬剿共聯防的回顧與展望」，本刊第十六卷第六期，拙著。
註^⑤ 「菲律賓同亂背景」，原載香港英文《虎報》，[中國時報]譯載於一九七三、四、四，二版。
註^⑥ 同註^⑤。

這是出於大馬當軸致力所形成。

菲南回民分離叛亂雖因穆斯達發下臺而不能再以沙巴作爲其訓練基地，無奈回教國家集團仍然視馬尼拉存有宗教與民族歧視的偏見，並對菲南壓抑民族的叛亂，照舊給予精神及物資支援，尤其在中東產油國家以石油爲武器對抗以色列時，菲律賓亦被列爲禁止供應石油的國家之一，以致經濟不景氣，私梟橫行而又叛亂四起的菲國，更加恐慌，幸虧印尼與大馬在回教國家協會議席上，竭力爲菲國辯護——指出菲國對菲南分離叛亂的用兵，只是爲了維護安寧，並不含有種族滅絕及宗教歧視的用心，從而促使沙烏地外長訪菲，及其後馬可仕夫婦訪利比亞而促成了與菲南領袖的和談⁽⁷⁾，這都應該歸功於馬印領袖本着「東協」團結合作的精神而努力疏解的成效。此不僅充分表明了大馬無意協助菲南回民分離叛亂，且具有促使回民重歸馬尼拉懷抱的誠心。無怪馬可仕聲明菲方不再向大馬索討沙巴。

(四) 菲國學潮何以由仇馬轉為反美

菲律賓對沙巴主權問題的提出，雖起自「東協」尚未組織之前，惟爭執的高潮，則發生於此一區域組織成立後的來年，當時正值馬可仕競選連任總統，馬尼拉即興起了索討沙巴主權的學潮狂瀾，並主張爲了收復失土，應不惜使用兵爭；再由在野黨起而附和，以致「反馬」的羣眾與學潮滙流，波瀾益加壯闊，迫使馬可仕不得不向大馬不斷提出強硬的要求。但吉隆坡指此爲無理取鬧而加以拒絕，沙巴更爲此而形成了對菲的惱怒風潮。馴至兩國關係由緊張而到達了熱戰邊緣，幾使「東協」的年會流產。所幸「東協」其他三國領袖竭力奔走斡旋，使年會仍然召開；馬可仕當選連任後，又將沙巴問題予以擱置而形成冷卻。惟以華府在菲馬關係緊張時，表明美國依據「東約」及美菲協防條約所賦予的協防義務，只限於抵禦共產國家的公然入侵，並非如菲國官員在羣眾反馬集會中所揚言的——一旦與大馬發生戰事，美軍必將對菲支援，以致菲國的學潮又由反馬而將目標轉向美國使館⁽⁸⁾。尤其是菲共除擁有叛亂武裝而外，且早已將其外圍組織伸入學府之中，使民族主義者多墮入其彀中，日益走向偏狹之路，不但反美排華，且抨擊馬尼拉政府乃爲「美帝僕從」，甘讓華人在菲剝削菲人利益。這本是菲共利用民族主義者攻擊當政者一貫的陰謀，此次由仇馬轉變爲反美風潮，亦仍然是此一樣版的新。

依據菲國防部所獲得的資料，菲共在獨立後原聽命於北平，但在菲馬沙巴爭端高潮期間，菲共叛亂武裝已分裂爲國際派的「

註(7) 「菲南回民和戰的經緯與影響」，本刊第十六卷第五期，拙著。

註(8)

同註(7)。

人民軍」，與走中共路線的「新人民軍」，互相對立，而後者由於得到了北平的訓練支援，已呈壓倒之勢。再由「東協」成立之初，以北平的抨擊最早最力，更不難發現菲共所策動的反馬風潮，乃出於中共的策劃。至於以華人爲主體的馬共、砂共，其聽命北平乃爲盡人皆知，可見在沙巴與吉隆坡所爆發的反菲羣運，同樣是執行中共的指示。中共「紅旗」雜誌在「民族解放應有的認識」一文中，曾表明階級革命應以民族解放鬭爭爲掩體，並以吸取先進經驗爲優先，對國際支援乃在其次^⑨。這顯然是在指示各國共黨，須以昔日中共挑起對日抗戰，並以抗戰爲掩體從而奪得政權的事例，作爲範本，而在馬非沙巴爭端中，予以翻版。

「東協」五國之間，爭執多端，如大馬和印尼以及泰馬之間都有疆地之爭，而泰南馬裔回民及菲南回民的分離運動都已形成了武裝叛亂。這些都值得各該國共黨從中利用，俾便將民族解放鬭爭發展爲民族戰爭，作爲它們階級革命的最佳掩體，但「東協」的團結精神，在此發揮了作用。正如李光耀在第五屆年會中所指出的：『亞西安』對經技合作的目標，雖進展不大，惟在緩和彼此之間緊張關係方面，則已達成了潤滑作用而減少其摩擦^⑩。因此，沙巴之爭經過多方潤滑後，終告平息。結果不僅使菲馬的海上緝私合作恢復如初，且進而擴大爲印、菲、馬三邊海上聯合巡邏。迫使共黨所利用的走私船舶，再也無法橫行於此一海域。

(五) 「東協」所促成的泰馬聯防剿共

泰南與西大馬北部叢林密佈，加上海岸線迂迴，一向都爲盜匪私梟淵藪。尤其泰南陶公、沙敦、北大年、惹拉等四府居民，均以馬裔回民爲主，華人居次，信奉佛教的泰人最少，由於宗教信仰與語文風習的不同，以致泰南回民與曼谷格格不入；而大馬的廣播與報刊，反而在此風行，當馬來亞獨立後，以馬北爲基地的「泛馬回教黨」人，又對此四府具有野心，遂興起了當地的離泰歸馬運動。所有遭到泰方驅逐的分離運動份子無法再以馬北爲庇護所，而大馬的政客也會喪失支援他們叛亂的通道，所以曼谷對吉隆坡所提出的聯合剿共要求，只是虛應故事。對泰南的居民而言，馬共購物照價付款，且協助維護治安；再加上當地華

馬共當然深悉泰馬關係的微妙，所以在它被迫無法在馬境存身時，便迅即撤入馬泰毗連的山區，並公然致函曼谷及泰南軍政機關，聲明它在此只是暫時借地立足，斷無危害泰國的野心。當時泰國鑒於馬共多爲華人，與馬人之間形同火水，讓馬共控制泰馬邊境山區，可以制使泰南的馬裔回民分離運動份子無法再以馬北爲庇護所，而大馬的政客也會喪失支援他們叛亂的通道，所以曼谷對吉隆坡所提出的聯合剿共要求，只是虛應故事。對泰南的居民而言，馬共購物照價付款，且協助維護治安；再加上當地華

註⑨ 〔紅旗雜誌〕，一九六二、十一月號。

註⑩ 陳健業撰「亞西安」極峯會議——區域合作催化劑」，〔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七、卅一，三版。

註⑪ 同註④。

人居民又同情馬共是爲了向大馬爭取華人利益而戰鬪，乃由同胞愛而發生同情心。這種情況更使吉隆坡與曼谷之間，發生了隔閡^⑫。

至「東協」成立後，曼谷已發現泰南共黨正在馬共哺育支援下開始建立叛亂窯巢，而所有盜匪與私梟又都已成爲泰、馬共的羽翼。泰南回民分離運動亦經由共黨潛藏份子滲入訓練而擴充了叛亂武裝。因此，泰馬雙方的剿共聯防，始認真進行。並允許彼此軍警都可越境追擊。吉隆坡且將支持泰南回民分離運動的「泛馬回教黨」，設法納入執政的「國陣黨」，以便約制它不再插手鼓動泰南回民的對曼谷離心。同時泰馬雙方又會同進行勘界工作，將位於原始森林山區久已模糊不清的國界線，重新勘定，以免兩國共黨作爲叛亂窯巢^⑬。

兩年前，馬共主席穆沙於接受中共豢養十餘年之後，再逃回大馬向政府投誠。據其透露：在大陸受庇護訓練的各國共黨，都遭隔離，唯有馬共與泰共，北平仍視爲一體，且所有馬共潛入大陸的人員，幾乎都是經由泰南前往^⑭。穆沙本身及其所屬的馬共第十團成員，也都是馬族人。由此可見泰南及毗連馬北的共黨基地，與泰南四府馬裔回民分離組織的關係，實屬密不可分。中共在「紅旗」雜誌上所發表的「對民族解放應有的認識」一文，指出「階級革命須以民族解放爲掩體」，更顯示泰南回民分離運動，正適合馬共的此種要求。所幸泰馬的剿共聯防，由於「東協」的合作精神，得以順利推展，並由吉隆坡設法促使泰南回民向曼谷歸心，終使內外共黨挑撥兩國關係的陰謀，未能得逞。

(六) 新加坡在「東協」的處境

在「東協」五國之中，處境最艱難的應爲新加坡，它不但土地最狹，人口最少，且位於龐然大國的印尼及具有嫉視華人的馬來西亞之間，難免感到兩面威脅。尤其是日本軍閥在侵佔南洋期間，爲了拉攏馬印官民與它聯手鎮壓華人，特炮製了一項「泛馬運動」，強調馬來人與印尼人不但種族及語言等關係密切，且又共同信仰回教，應該組成「印尼及馬來亞聯邦」，共謀經濟發展，以免爲華商所壟斷^⑮，至日本投降後，印馬相繼獨立，但「泛馬運動」仍然陰魂不散。「泛馬回教黨」之支援泰南四府回民離泰歸馬，固然是由此構想而來；菲南回民的爭取獨立，其所得到的沙巴支持，亦莫不如此。

註^⑫ 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第三冊）。

註^⑬ 同註^④。

註^⑭ 「馬共主席穆沙投誠及其啓示」，本刊，第廿卷、第六期，拙著。
註^⑮ 楊建成著，〈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出版。

他如在印馬所經常掀起的排華浪潮，也都是出於共黨在土著社會中利用「泛馬運動」的理論，將他們的貧困，歸究於華人的剝削，必須予以剷除；而在另一方面，共黨又挑撥華人，為爭取地位平等，便只有支持當地共黨奪取政權。新加坡以華人居民最多，面對着印馬排華浪潮的此起彼伏，以及共產黨徒的挑撥離間，不僅為分佈在兩國的同胞處境危險擔憂，更難免為自己所居的迷你國家感到危機重重。北平在印馬華人遭到土著的暴力排斥時，照例都會聲援叫囂，表明願為華僑後盾，甚至要求僑胞支援其造反伙伴奪權。雖然實際上這種聲言，正是它指使當地共黨煽動排華風的陰謀所在，但在遭到排斥的華人心目中，則往往認為由此可以證明北平對海外同胞的竭力支持。新加坡的廣大華人由於孤懸海外，亦難免在言談之間，表示以有北平為後盾而自豪。

新加坡政府基於商業利益，在印、馬、泰、菲都禁止與大陸通商期間，照舊與大陸保持貿易往來，並允北平在新設立「中國銀行」。中共輸往其他國家的貨物都可由新轉口，新方商人則可從中獲取轉口利潤，以致北平得以經常藉此表明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由於都是炎黃裔胄，其與大陸同胞乃屬血肉相連，不因彼此政治制度不同而分離。這使新加坡更加遭到印馬土著的疑忌，甚至被認為反共立場並不堅定，且難免暗中供作中共份子的立足地，共黨潛伏份子，又到處就此推波助瀾，以期迫使新加坡在鄰邦的重重疑慮下，不得不與中共暗通款曲，俾造成「東協」各國同床異夢，好讓它各個擊破。尤其新馬關係曾由政治分家而延展為航空公司分家、貨幣分家；新方經建的起飛更引起馬方的嫉妒。因此共黨的顛覆活動，便都以挑撥兩國領導階層的相互疑忌為目標^⑯。如果不是李光耀將北平的此項陰謀予以戳穿，使大馬領袖恍然於中共離間挑撥的迂迴險惡，則「東協」的合作精神便頗不易維持。

(七) 李光耀戳穿了北平挑撥的陰謀

一九七六年，李光耀總理應邀訪問北平。在首途前，他雖一再表明只談貿易而不涉及政治，但中共所安排的歡迎場面之壯觀，則為它一向迎接友邦國家元首所望塵莫及。當時作為東道主的中共國務總理華國鋒致詞時，便揭示了其所以如此歡迎一位並無邦交的小國領袖乃屬另有居心。他首先指出：新加坡與大陸人民一脈相承，由濃於水所形成的聲氣相通，並不限於已否建立外交關係。所以李總理的到訪，應視為衣錦榮歸。

很顯然，此時中共在「東協」五國之中，已與馬、菲、泰三國建交，正在致力爭取與新加坡建交，與印尼復交。由於李光耀已一再表明，如果印尼與中共外交關係解凍，新加坡亦只有跟隨其後與中共建交，新方決不會在耶加達之前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所以中共邀請李氏訪問，並大張旗鼓地歡迎，再由華國鋒於致詞中強調新加坡華人與大陸同胞血肉相連，實即含有刺激印尼、離開新加坡與「東協」其餘四國關係的雙重用心。

註^⑯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第十五卷第十期，拙著。

李氏顯然早已了解中共的此項陰謀以及華某致詞的弦外之音。因此他在即席的答詞中，亦表明新加坡華人與大陸同胞誠然都是炎黃裔胄，具有同胞親情；不過新加坡人則認為「遠親不如近鄰」，對「東協」鄰邦的關係，比對大陸尤為重視^⑯。此一答覆，不但粉碎了華某致詞與擴大歡迎場面的陰謀，更排除了「東協」其他四國對他應邀訪大陸的疑慮。尤其重要的，是他由大陸賦歸後行裝甫卸，立即牽出一連串被逮捕的共謀五十名，除公佈名單及罪證外，並讓他們在電視臺公開說明中共在港的特務機關如何指揮其從事顛覆，及挑撥新馬關係。其中有十名共謀為大馬公民，亦即移交吉隆坡審訊。

其後，馬方亦發現一向被大馬視為民族文化巨子的沙末·伊斯邁及曾經得過大馬元首封賜A.M.N勳銜的報人沙瑪尼，都是藉民族文化發揚者姿態，掩護所進行的階級鬭爭，且以新加坡為基地，除煽動馬人反華而外，並本着共產國際指示，以製造新馬領袖互相嫉視為優先。接着又發現「巫統」中的青年要角多人，也是共謀，如被稱為拉薩克首相的宮庭衛士中的兩名副部長，也為奉命挑撥離間新馬關係者。所幸經過此一大清洗之後，兩國朝野彼此嫉視的疑雲^⑰，終為這些共謀異口同聲的供證所廓清。

(八) 新、馬、印合作的新里程

新加坡與大馬和印尼的關係，近年來的迅速改善，乃以李光耀應邀訪北平後為轉捩點。印尼歡迎新加坡投注資本與技術開發峇淡島，並與新國訂立了開發協定，使此後該島的建設工作，可說是百廢俱興，全島都呈現了一片新興氣象。擁有萬餘羣島的印尼，很多島嶼都急待開發，但苦於資金及技術短缺而力不從心。這對地狹人稠及工業突飛猛進的新加坡而言，則正是輸出經技的理想對象。尤其峇淡島與新加坡最為接近，兩國當軸決定合作開發此島，也是「東協」經技團結合作精神的具體表現。不過李光耀曾經曉示國人，指出新方對峇淡島的開發，只能限於經技的投注，斷不能涉及其他，意即除供給技術人才而外，不可寄望於移民，否則難免引起印尼人民在共黨挑撥下由排華而排新。

新、印之間，李光耀與蘇哈托的私交甚篤，再加上兩人經常會晤時，各有眾多官員伴同談商有關問題，更增進了雙方屬下的交誼。不過印尼人民對新加坡仍有成見，其間更含有對華人排斥心理的延伸。正如共黨所挑撥的，印尼人也視華人為剝削階級，並認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係由轉口利潤等所促成。印尼商人之所以主張恢復對大陸直接貿易，便含有免使新商獲得轉口利潤的居心。而新加坡人又經常以本身的勤勞苦幹為尺度來衡量樂天派的印人，所以雙方都存有隔閡。「東協」所致力的文化交流，並鼓勵人民相互旅遊觀光，其目的便在藉此增進各國人民的了解。李光耀於今年九月訪馬後又訪問印尼，並商得兩國領袖同意合作

^⑯ 註 17 同註 16。

^⑰ 註 18 駐港特派員康銘淑撰，「李光耀的肅清共黨行動」，《中國時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二版，及同月廿四日，《南洋商報》以「揭露共黨另一陰謀」為題。

發展旅遊事業，其用意亦正相同。

本（一九八二）年八至九月，李光耀分訪馬印，與兩國領袖談妥了將兩國所產的天然氣，用管線輸入新加坡作為發電用途，先由印尼將管線敷至峇淡島，再由新方負責將管線接敷到新，現已動工⁽¹⁾。西馬距新更近，預料必將繼後興建管線予以銜接。這對彼此都可沾惠。更重要的，為馬印都熱烈響應了新方所倡導的觀光旅遊合作。新加坡擁有亞洲最大的機場，及在舉世位列第二的商港——每日進出船舶為數之多，僅次於荷蘭的鹿特丹港，所以遊客如雲，超過了印尼的四倍；惟以地狹而觀光資源有限，如與馬印在這方面加強合作，以新方的交通便捷，加上馬印廣大的名山勝水與古蹟，則彼此間的旅遊事業便可開拓無限的光明前途⁽²⁾。

印尼對這方面的合作雖尚在籌措，但新馬雙方則已劍及履及，已舉辦了兩國直達航機的雙線往來，旅客都無需辦理出入境簽證手續。馬方對李光耀訪馬時所提出的此項構想能予慨然同意，更說明了馬哈廸首相前此訪新時所稱大馬對新加坡的迅速繁榮，不但不再妬嫉，且將作爲借鏡之語，並非外交詞令。此外兩國又決定了雙方公務員訓練機構聯合施訓訓練，俾便溝通觀念，增進了解，更屬文化交流重要的一環⁽³⁾。

九 展 望

新馬印三國關係的增進，自李光耀今年分訪兩國後，已爲「東協」的經技合作與文化交流，樹立了新里程。泰菲兩國勢必亦步亦趨地跟進。這將是此一區域組織繼削減關稅、實踐經技合作後的又一重大成就。至於被共黨利用作爲叛亂巢穴的泰馬交界山區，雙方最近已完成了勘界工作。他如聯防剿共、聯合緝私掃毒、保安合作與情報交換，都已在加強之中。無怪五國的共黨顛覆活動，都已到了靜止狀態，這些都是保衛自由的福音。

誠然，今年九月間，大馬副首相慕沙在視察馬泰邊境時，指出馬共吸收了很多泰國公民，顯示大馬對泰國頗有怨尤，不過這並未影響曼谷對泰馬聯防剿共的態度。而大馬「前鋒日報」的社評，亦指出泰人之所以禁不住馬共的誘惑，乃由於當地的貧苦所造成，因而建議先前泰馬所擬定的開發「宋溪哥洛谷」計劃，應即早付諸實施，俾使泰馬交界地區由經濟繁榮而達成社會安定，藉以根除共黨發展的溫床⁽⁴⁾。可見在新馬印合作新里程的指引下，泰馬的此一開發計劃，也勢在必行。

註⁽¹⁾ 「新印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南洋商報〕社評，一九八二、九、十一，廿五版。

註⁽²⁾ 民英撰，「新馬加強友好合作關係」，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二、十一，二版。

註⁽³⁾ 「新馬設旅遊業理事會」，〔南洋商報〕社評，一九八二、九、廿，廿七版。
「邊境共黨問題」，〔馬來西亞前鋒報〕，一九八二、八、廿八，社評。